

年年歳歳花相似たり。思えば、故郷への思いこそが
今の自分を支える究極的なものである。

李永晶 著

留学
记忆
记
东京
TOKYO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京 留学记忆

李永晶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留学记忆 / 李永晶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95-5985-5

I. ①东…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277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32

印张: 11 字数: 18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

(自序)

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得上是某种“日本论”。

现代日本因其独特的历史起源与经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叙述文化——无数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热衷于谈论诸如“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与另一种被叙述的欲望互为表里。于是，国民也颇为在意其他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种叙述与被叙述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国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呈现。这种精神活动的意义在于，在不断地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民获得了内在的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的机制

与能力。换句话说，由于特定的心理机制得到了激发，从个体到国家获得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长点，一种生命力的源泉。

无须说，中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方式与此大异其趣。因为这种差异，在接下来的回忆性叙述中，我将不再区分自己是处于叙述他者还是表述自我的立场。这些文字仅仅记述了自己曾经的一段生活，准确地说，是一段域外修学生活中的若干场景。

回忆是一种多重的镶嵌活动：当下的生活与往昔的生活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所有这一切都以某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其中，共同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重新书写这种生活，也就是重新书写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

一位友人曾经问起过，旅日的中国人到底怎样看待日本。此前，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对留日归国的夫妇在一起时，总是用日语交谈。友人询问其故，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通过日语交谈，他们才能找到某种共同经历，以弥补现

实生活中的裂痕。听完这个小故事，我随口回答说，我可以理解他们。

那时，我想到了自己面临的情境。一个人长期旅居他乡，心理上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将他乡的山川风物以及人事视为自己故乡的场景，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由于中日两国文化的历史渊源，旅日的中国人或许更容易遭遇一种错觉：自己记忆深处的故乡，怎会遭逢在他乡的日本？满目山河空念远，他们从此不得不踏上曲折的寻觅之旅。

最近几年，很怕见到“故国”“乡关”“家园”这类文字，因自己会为此陷入遐思，感到伤情。苏东坡曾有豁达之语：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何处？这种对往昔的重述最终会将自己带到何处？站在这回忆之旅的入口处，我不禁心旌摇曳。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深夜于粤东

目 录

001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自序）
-----	----------------

001	梅田小姐
-----	------

007	黑田校长
-----	------

017	神风特攻队员
-----	--------

032	御厨
-----	----

046	佐藤先生
-----	------

064	君子动口
-----	------

073	警察物语
-----	------

083	毕业生
-----	-----

091	邻人
-----	----

目 录

105	迷失东京	105
116	山行日记	
127	女教授	127
142	官卑民尊	142
151	店员	151
161	偶遇天皇	161
172	武士道遗风	172
186	故乡行	186
196	萤之光	196
205	食品安全事件	205
216	江户风情	216

225	与地震共生
234	民告官
247	首相列传
279	北国之春
294	同学自杀
304	上野公园
310	居酒屋纪事
318	青春十八
331	王道乐土
339	后记

梅田小姐

梅田小姐曾经是我们研究室——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研究室（即社会学系）——的秘书，两年前（2003年）的四月来这里工作；而在这一新学期开始之前，她却辞职而去。

三月底的时候，有一次在研究室见到了梅田。见到她之前，我已经听说过她要离职的传闻，所以就好奇地问道：“梅田桑，听说你要辞职啊？”梅田恬然一笑，回答说：“是啊。”当我再追问她要去哪儿工作时，她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回答：去幼儿园。

听到她要去幼儿园工作，我感觉非常新鲜，就笑着打趣儿道：“呵呵，幼儿园可是不错的地方啊，比起大学生们，小

孩子们可老实听话多啦！”梅田小姐听后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爽朗、清澈。

在一个宁静的国家中的一座宁静的校园里，在一座宁静校园里的一间宁静的办公室中，梅田开朗的笑声是一种别样的事物。如今，我已记不得她当时是怎样回答我的玩笑之语，记忆中只有她欢快的笑声。

其实，研究室的日常工作也比较清闲，很少有涉及学生管理或会议筹备等烦琐事务。日本的学生高度自治，主要进行自我管理，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意义上，都是如此。与学生相关的少部分事务，集中在相当于学院级别的文学部事务室。学生与研究室秘书打交道，主要是因借阅图书、借用公用的复印卡与印刷卡等事宜。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种清静的生活与梅田活泼的性格有些不符，从而使她离去呢？

而后再也没有见到梅田。

对梅田的印象更多来自她初来乍到时的情形。不知道梅田小姐在来我们研究室之前做什么工作，只是弥漫在她周围的香水气味让我们大为迷惑不解——梅田到来的最初一两个月，每次走进研究室我们都会感到阵阵香气袭人。而在我此前的印象中，这个已有超过百年传统的研究室只有一种味道，

可能就是书香吧。研究室的图书几乎摆满三面的墙壁，从地板直达天棚。木制的地板、书桌以及书架等用具，因经年使用，古色苍然。

据校史记载，一九二五年的东京大地震导致原校舍倒塌，现今使用的建筑物为震后新建。从那时算起，这些建筑物大约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研究室的气息因这种时间的沉淀而质朴，更因将纯粹知性生活所特有的高贵气息内敛其中，而愈发浑厚凝重。

这就是所谓的人文传统或者精神传统吧。它以其独特的厚重气息，直接熏陶着过往其中的每一位学子。

梅田的到来似乎突然改变了研究室的这种氛围。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谁有足够敏感的嗅觉来辨别空气中芳香的浓淡，准可以描画出梅田小姐一天中在研究室内走动的轨迹。

那时候的梅田小姐似乎总是浓妆淡抹，打扮入时。我不知道那是否得体，因为来这里念书的学生们着装极其朴素，是一道寻常的风景。印象中，学生诸君都穿着灰色或黑色等深色系的服装。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博士生们，非但衣着朴素得让人惊讶，面容上也鲜少年轻人通常洋溢的那种光辉。这不禁让人觉得用“面带菜色”这个老掉牙的说法来形容这

个群体也不为过。不过，现在回想，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或者说失于片面。庄重，睿智，岸然，这些更是他们特有的精神风貌，源于他们在研究室长久的学术生活的熏陶。诚于内而形于外。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群特殊的求道者，他们的生活让人想起古希腊斯多噶派的美德：平静、克制、知足。

梅田小姐的到来，仿佛是修道院中的古树突然绽放出一朵奇异的花。梅田的打扮，偶尔会让人想到“花团锦簇”之类的说法。

这也许是个偏见。准确地说，相对于研究室的古旧和素朴，相对于着迷于读书研究而面容日渐苍老、目光日渐深邃的研究生们，相对于神色庄重、步履匆匆的教授们，梅田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我们研究室的景观。这种景观最初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错位，一种不协调；而当我们逐渐习惯之后，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和谐。

不过，不知从何时起，研究室的这番“梅田景观”逐渐褪色消失，以至于后来，比如说现在，只能凭记忆去追寻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梅田小姐主动选择了适应我们研究室的环境呢？因为除了梅田本人，研究室没有因她的到来而发生任何变化，梅田离去后的研究室生活也一如既往。传统的

厚重营造了一个纯粹的知性孤岛，浑然沉穆，对知识的尊重已经成为这里的最高的生活规则。源于知识的高贵与美德早已成为习性，成为自然，成为人性的一部分。除了知识的钻研与探究，这里没有其他的生活。

从那时起，梅田小姐洗去了铅华，换去了漂亮的衣服，拉直了秀发，日复一日变得同我们一样。她朴素起来，沉稳起来。我不知道梅田小姐那时候有没有感到伤心什么的。

同外面世界中的多数日本女孩儿一样，梅田有着简单而令人愉快的性格；而这一点我也是在她改变了自己以后才逐渐发现的——或许此前的着装让我们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吧，也就没有多少交流。现在回想，最初的梅田多少让人感到敬而远之。当然，那可不是梅田的错。

再以后，经过一两次闲谈之后，我逐渐发现梅田身上有一种“大姐”的气质，尽管她的年纪一定比我们小许多。其实，研究室的博士生群体中，若从本科毕业算起，在这里生活七八年乃至十年的，大有人在。发现这一点以后，我对梅田的印象也好了起来。

今年（2005年）新年时，我给她写了一张贺年卡，除表达谢意、今后也请多多关照外，我还加了几句：“虽然我一定

比梅田小姐要大，但感觉梅田就如大姐姐一样……”这么说，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气。

这个“大姐”的确也有生气的时候。研究室的一位同辈朋友渡边君给我们讲过一则故事。有一次在接电话时，或许因对方讲的是英文，梅田也就用英文回答。渡边当时正好坐在她座位的对面，做勤工俭学的工作。由于渡边正在患感冒，不经意间咳嗽了几声。未料到，放下电话的梅田立刻开始对他抱有愠色。“我的咳嗽可能让她感觉，我在嘲笑她的英文吧。”渡边难免有几丝自责。所以，接下来的那几天，研究室无论谁接电话，也无论是用什么语言，渡边便一律咳嗽几声，以表明自己当时绝无不敬之意。听到渡边煞费苦心的公关，我们都哈哈大笑。当然，梅田肯定原谅了他吧。

不意梅田小姐竟突然辞去了工作。这也好，她到底曾经改变了我们的研究室，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想，她也一定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美的文字，那些文字不经意的时刻会偶尔在记忆中流动起来，从笔下流出。人们忆起的，都将是生活。

黑田校长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来到东京后，我进入位于江户川区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学校由黑田夫妇经营，校长由黑田夫人担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黑田校长是我最先近距离接触到的日本人。

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校长的存在，是在入学两三天后的一次新生说明会上。从我入住的公寓到学校，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因当时尚未熟悉步行路线，走着走着就迷了路。经过几番试错，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学校，但那时已经迟到了许久。

我冒失地闯进会议室，用自己仅掌握的一点日语解释说，自己因迷路而来晚了。黑田校长似乎很快猜到了其中的原委，于是便大声地对其他同学宣布道：“这位同学说，他刚刚走丢了。”同学们哄然大笑。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黑田校长的日语，只是清晰地记住了一个单词。事后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揣测她说的定是这一句话。所幸的是，当时因未听明白，也就没有感到什么尴尬，只是微微感觉这个校长有点儿不近人情。

黑田校长的日语讲得非常快，但吐字清晰、干脆、利落。接下来几个月的经历，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因她总爱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场合训话。日本的学校校历分为夏冬两个学期，冬学期通常在每年的一月末到二月初结束，夏学期则要从四月开始，直到七月下旬左右。我刚入学几天，学校就召开了新生的入学欢迎仪式，接下来就是上一个年级的毕业典礼；到了四月初，又迎来了一个新学期的开学典礼。这一切仪式活动都在供市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区民馆进行。

我暗自思忖：日本的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为何如此隆重？后来学习社会学与人类学知识，才知道各种形式的“礼仪”，或者说各种礼仪的“形式”，在人生及社会秩序形成中